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五 六

子部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蕭志鴻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文學部四 文字一 著述

文字一

增 子思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揚子曰書心畫也書法形君子小人見矣 中論曰藝者心之使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 顔氏家訓曰夫文字者墳籍根本 文

心雕龍練字篇曰夫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迹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文章之宅宇也　又曰先王聲教書必同文　法書本象曰眞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　蘇軾題唐六家書後曰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　書品曰及其轉注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　又曰古文窮於眞草書法盡於六朝　說文序曰文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　鄭樵

通志曰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有八象字有六類八象不至則有假借之文六類不及則有假借之字　鄭寅包蒙曰伏羲之八卦皆當時之古文也三皇尚忠五帝尚質三王尚文八卦忠也古文質也籀文也篆則降而霸矣隸其秦之法令書乎古隸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法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草楷之走也隸以規為方草則圓其矩而六書之道散矣

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

而行書行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朱子曰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初不過樂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專務姿媚以悅人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何其小用哉秦漢晉而後若唐宋頗有肯尋蒼籀遺法者然不易得也　又曰晉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袁裒題書學纂要後曰漢魏以降書雖不同大抵皆有分隸餘風及至二王始復大變　戴侗曰侗聞諸先

人曰學莫大於格物致知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事變皆集於書　陶九成書史會要曰六書八卦之變也卦以六位而成書以六文而變　宋濂曰司馬光有言備萬物之體者莫過於字　方希古曰六書於民用最切其變爲尤甚自篆而之分隸日趨簡便輕捷流蕩而無法

文字二

原按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

取諸夬又黄帝垂衣裳蒼頡造文字然後書契作則其始也　按說文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書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周禮曰保章氏掌教國子六書是也古者子生六歲而敎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則文字之謂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秦焚燒先典乃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秦始皇時李斯趙

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篆並簡冊所用也三曰刻符施於符傳也四曰摹印亦曰繆篆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旛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於戈戟也八曰隷書始皇時程邈所定六行公府也漢氏因之至王莽居攝使甄豐刋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隷書五曰繆篆六曰蟲書當代以教童學焉　又衛恒四體書勢曰漢興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蓋兩漢銘勒雜以古文篆籀及八分為之

說文注曰張竝作草又曰齊相杜操作　增又曰盛熙明云嘗覽竺典造書之主凡三人曰梵曰伽盧曰蒼頡梵傳於印度其書右行伽盧創於西域其書左行其季蒼頡居中夏其書下行　原魏晉以還隸文遂盛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稾書楷書蓬書懸鍼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奠書鳥書虎爪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斗書蟲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書倒韰書麒麟書金錯書蚊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義八體之書

而因事生變者也　增又按書史會要有瑞華書齊武帝睹落英茂木而作花草書河東山胥所作雲霞書未詳所出反左書晉孔敬通所作庾亮呼為衆中清閒法　又唐司馬承禎善篆别為一體名金剪書吕向工草隷能以一草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緜書　又按宋史勾中正獻八體書太宗問凡有聲無字有幾中正退條為一卷以獻上曰朕亦思得二十字可並書之　又按潛確類書仁宗時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

進　書史會要曰蔡襄作飛草亦曰散草極其精妙曰
神書　又按遼史神冊五年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字成
詔頒行之　金史曰太祖命古新制國字熙宗又制小
字謂古新所制為大字　元史曰世祖至元六年命帕克
斯巴制蒙古新字頒行諸路　又按書史會要明夏昶
本名昶選入庶常太宗嘗召見之謂曰太陽麗天日宜
加於永上昶宜作昶書有昶字始此餘創作文字者未
有聞焉若善書諸家具在別門故不及

文字三

原效奎 **取夬** 孝經援神契曰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 下詳前叙

六書 **八體** 並詳前叙

懸鍼 **倒薤** 王愔文字志曰懸鍼小篆體也字必垂畫細末纖直如懸鍼故謂之懸鍼 又曰倒薤書者小篆體也垂支濃直若薤葉也八體書亦圓此法或云出扶風曹喜蕭子良以為仙人務光所作

銅隱 **金錯** 酈善長水經注曰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 王愔文字志曰金錯書八體書法不圖其形或云以銘金石故謂之金錯

垂露 **偃波** 王愔文字志曰垂露書如懸鍼而勢不遒勁阿那若濃露之垂故謂之垂露

摯虞波疑要注曰尚書臺召人用虎爪書
告下用偃波書皆不可卒學以防矯詐　星離雲
布　衛恒四體書勢曰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眂彼鳥迹始
作書勢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
處君而盈度月象臣而虧傍雲逶迤而上布星離
離以舒光　衛恒隸書勢曰煥若星陳鬱若雲布　六
義　八法　衛恒四體書勢曰字有六義其義見叙事
鮑昭飛白書勢曰秋毫精勁霜素凝鮮超工
八法畫　視龜　變鳥　宋均注孝經援神契曰蒼頡視
奇六文　龜而作書則河洛之應與人意
所惟通矣　衛恒隸書勢　秦篆　周籀　漢書曰蒼頡
曰鳥迹之變乃惟佐隸　七章秦李斯
所作爰歷六章趙高所作博學七章胡毋敬所作文字
多取史籀篇而篆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　許慎說文
曰周宣王太史籀　删舊　蠲煩　上見崔瑗草書體
作大篆十五篇　衛恒隸書勢曰蠲彼

煩文崇此簡易

秦隸

漢草 衛恒四體書勢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 許慎說文曰漢興有草書 以上初學記

增雨粟 **感禾** 淮南子曰蒼頡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注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趨末廢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所劾故哭也 書史會要曰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敎民稼穡感上黨羊頭山生嘉禾一本九穗帝異之作穗書

心畫 **手法** 揚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 胡廣忠簡公翰墨記曰公嘗有言司馬文正公不喜人寶其祖宗畫像但喜寶其祖宗之字蹟以為字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如見其人

散隸 **飛草** 書史會要曰漢元帝時黃門令史作急就章一篇解散隸體麗書之損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槩謂之草書 下見上

蕭籀 **鍾隸** 又曰蕭何善篆籀草

隸嘗與張良陳隱等論筆謂筆者意也書者骨也力者通也塞者沒也何作未央宮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水何便用秃筆書時謂之蕭籀　又曰鍾繇字元常善正隸行草八分尤工於正隸

杜稾　丁眞　千文曰杜稾鍾隸杜名度一作操字伯度齊相善草書掣波循利劍質蓄怒章帝貴其跡詔上章表用之故號章草章誕謂之草聖　國史纂曰陳永興寺僧智永師遠祖逸少歷紀專精攝齊升堂眞草惟命智永章草及草書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丁覘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眞永草

長舟　大輅　說文曰橫則如長舟之截小渚直則如春筍之抽寒谷　徐鉉脩說文序曰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輅載籍為之六轡

八設　十體　歐陽詢曰丶如危峰之墜石乚如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丨如萬歲之枯藤乙如嶺松倒折落挂石崖𠃌如萬鈞之弩發丿如利劍截斷之角乀如一波常

三過筆所謂八法也　書史會要曰唐元度精於小學作九經字樣辨正謬誤又為十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䪥葉曰懸鍼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

四體　十法

法書本象曰隸有古匾圓方四體秦隸多古漢隸多圓去篆近也盛唐成方後漢漸匾變八分矣　張懷瓘用筆十法曰偃仰向背陰陽相應鱗羽參差峯巒起伏真草偏枯斜正失則遲澀飛動射空玲瓏尺寸規度隨字轉變

霧結　霞舒

梁武帝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逸少乎覩其㸃畫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復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　王禹偁謝賜御書表曰絳綃半幅霞舒舞鶴之姿宸翰三行雲繞廻鸞之勢

漏痕　霜畫

法書苑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郭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劒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為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　舒元輿玉箸志曰問行

長安會同里客有持陽冰眞蹟者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龍蛇駭舞鱗甲活動皆欲飛去

日珥　星珠　玉海謝賜御書表曰日珥爛乎家楹星鉤灑於毫端　又曰月壁星珠

畫沙　墜石　墨藪曰張長史旭云褚河南論書謂凡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初不悟其意後於江岸以錐畫沙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　下見上八詖注

屈玉　生金　竇泉篆贊曰釵頭屈玉鼎足垂金　書史會要曰褚遂良字登善工楷隸初師虞世南晚造羲之眞書尤得媚處識者比之瓊臺青瑣窅映春林或又謂字裏金生行間玉潤

擘窠　撥鐙　顏眞卿請乞御書題放生池碑額表曰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奏進　林蘊撥鐙序曰盧肇謂蘊曰用筆之方不在於力虛掌實指指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闕焉昔受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鐙推拖撚拽是也

隼尾

魚紋 墨藪曰草書須緩前急後有點者字竟乃安隸書有擊石波八分書有隼尾波最難作　李嗣眞書評曰梁耿書如錯落魚紋縱橫鳥迹

龍騰 虎臥 玉海謝賜御書表曰龍騰鳳掣出入造化躪蹊躒羲前無千古　梁武評羲之書謂如龍躍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

渴驥 旱蛟 書史會要曰徐浩字季海嶠之子初授法於父眞行草隸皆工論者謂其力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唐書傳曰歐陽詢為太子率更令嘗書千丈周越題云旱蛟得水毚兔走穴言不誣邪

文字四

增銀鉤 潛確類書云畫欲堅重如鐵鉤欲活而有力如銀

金錯 書史會要曰南唐李後主煜工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復喜作顫掣勢人又目其狀為金錯書

蟜匾書史會要吾衍曰篆法匾者最好謂之蟜匾書徐鉉謂非老手莫能到石鼓文是也連緜見上鳳尾諾南史傳曰齊江夏王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按鳳尾諾起於晉元帝五雲體唐書傳曰韋陟字商卿封郇公常以五彩牋為書記使侍姬主之其裁荅授意而已陟惟署名自謂所署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鸞翔鳳翥韓愈石鼓歌曰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文字五

原詩隋江總借劉太常説文詩曰劉棻慕子雲許慎詢景伯碩學該蟲篆奇文秀鳥跡曰余徒下帷待問垂重

席不詣王充市聊投班玩籍三寫徧鑽研六書多補益
幽居服藥餌山宇生虚白留連嗣芳杜曠蕩依泉石夫
君愛滿堂願言馳下澤　唐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
曰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鳳舉崩雲絶鸞驚游霧疎别有臨池草恩霑垂露餘
增李白草書歌行曰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
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兎八月九月天氣
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古研墨色

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埽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河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上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杜甫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曰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增悽惻悲風生

纖綃萬里有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眞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又李潮八分小篆歌曰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

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劒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螭盤拏肉屈強呉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增賦唐封希顏六藝賦曰若乃墨妙之場淫書之客轉注別態圓方自適萬仞崩雲千巖落石垂露霑於緗綺

飛花散於竹帛觀夫始用契以代繩何樸略之難同而智巧之所易也

增序隋書文學傳潘徽韻纂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筴授河龜威出洛綠綈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夏殷之符卸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故能宣流萬代正

名百物為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規範　宋徐鉉重脩說文序曰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輅載籍為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萬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文乃暴秦戰攻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偽日滋至漢宣帝時始

命諸儒脩蒼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籀為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說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歷中李

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為不妄矣於是刋定說文脩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

為日已久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録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説文不載者承詔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説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

草隷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奥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為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曽非吕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冰谷　又說文解字韻譜序曰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蒼頡摹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色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

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隷而人競趣省古法一變字義
寖譌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倉鵠之學研六書之旨
博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百字
字書精博莫過於是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
三蒼之書皆為隷字隷字始廣而篆籀轉㣲後漢及今
千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隷焉又隷書之法有刪繁補
闕之論則其譌偽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
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

格言斯在若草木魚鳥形聲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茍不折之以古義何足以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奐焉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為堙微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觚要資校閱而偏旁奥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鍇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覩鍇又集通釋四十

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元旨正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古訓以為别識其餘敷衍有通釋五音凡千卷貽諸同志云

增書唐李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書曰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

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髯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寖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豊同豐李丞相將東為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攬筆長歎焉

增論唐張懷瓘文字論曰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

迹在塵寰而志出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探彼意象
入此規模
原雜文漢崔瑗草書勢曰書體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
迹以定文章爰曁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
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葢
又簡略應時諭旨用於卒迫兼功幷用愛日省力純儉
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
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

將奔未馳或黕黕染狀似連珠絕而不離蓄怒拂鬱放逸生奇或凌遽而惴慄若據槁而臨危傍點斜附似蜋而抅枝絕筆放體餘綖糾結若山蠭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漼焉若沮岸崩涯就而察之即一畫不可移纖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彷彿若斯

蔡邕篆書勢曰字畫之始因於鳥迹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副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

蛇之棼緼揚波振激龍躍鳥震延頸脅翼體似凌雲或輕舉内投微本濃末若絶若連似露緣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蚑蚑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迫而察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藴作者之莫刋思字體之頫仰舉

大略而論旃　晉成公綏隸書體曰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迹遂以成意闕之後嗣存載道義綱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藁近偽適之中庸莫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煥磥落形體抑揚芬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按急挑挽橫引從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

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元翰彤管電流雨下

雹散點黝折怵掣挫安案繽紛絡繹華藻燦爛絪縕卓

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玩章周道之郁郁表唐

虞之輝煥若乃八分璽法殊好異制分白賦黑棊布星

列翹首舉尾直刺斜掣繾綣結體𧼮彩奮節或若虬龍

盤游蜿蟬軒翥鸞鳳翺翔矯翼欲去或若鷙鳥將擊幷

體抑怒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鬱若霄霧朝升

游煙連雲俯而察之凛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垂象表

式有模有楷形功難詳聊舉大體

增贊宋蘇軾文與可飛白贊曰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斾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

著述一

增法言曰或曰述而不作元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　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穎容春秋

例曰著述之事前有司馬遷揚雄後有鄭衆班固近即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違義正者略舉一兩事以言之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而云與周同姓揚雄法言不識六十四卦云所從來遠矣　胡安國春秋隱元年傳曰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冊之舊文矣　史記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　又自序

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於羑里演易孔子厄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黄帝始　新語道基篇曰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　鼓微原情立本以叙人倫宗諸天地　鼓脩篇章垂諸

來世被諸鳥獸　抱朴子曰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滅絕而託竹素者為世寶也

著述二

增南史傳曰蕭恭字敬範封衡山縣侯時元帝勤心著述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懽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心苦思竟不成名　宋史傳曰程頤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

而用之介胄之士披甲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蠧惟綴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　又曰程迴卒朱熹以書告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曽不得一試然著書滿家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　金樓子曰王仲昔在荆州著書數十篇荆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　文心雕龍史傳篇曰至於晉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

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　宋劉㗖之曰孔子年六十六歳乃始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為萬世法古人著書多在晩年蓋為此也

著述三

原反騷　删史揚雄好古樂道欲窮文章成名於後以經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以箴莫善於虞箴賦莫大於雜騷反而廣之辭莫及於相如作四賦用心於内不求於外　楊終字

子山為校書郎受詔删定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

為業　竊名　班固字孟堅典校書篤志於儒以著述為業

向秀於莊子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其義零落有郭象者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其二篇點定文句而已秀本後出故今有向郭二注

晉郎　周史　晉著作郎周左右史之任也

增埤雅　變騷　山堂肆考云陸佃著佃既注爾雅又為此書以為爾雅之輔也續文獻通考曰變離騷九篇高元之著九篇者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力愍曰危衷曰悲娟娟曰古誦曰繹愚人共稱傳之謂宋人擬騷弗及也

非國語　反招魂　柳宗元非國語自序曰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而其説多誣淫懼學者溺於文采而淪於是非本諸理作非國語六十三篇

皮日休反招魂序曰屈原作大招宋玉作招魂皮子以忠放不如

守介而死奚招魂為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

原澹雅沈鬱　研精覃思

劉歆與揚雄書云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成此書　孔安國尚書序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兼麗卿雲

繼迹遷固

范蔚宗後漢書班固傳贊云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　華嶠序集云嶠作後漢書百卷張華等稱其良史之才足以繼迹遷固乃藏之祕府與三史並流

增詞嚴理

正言典事詼

晉書傳曰孫盛著晉陽秋詞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唐書傳曰鄭虔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産兵戍衆寡無不詳嘗為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詼諸儒服其善著書

發明舊義　追終先志

唐書傳曰姚珽始曽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說以為

已說罕於是著紹訓以發明舊義　下注見上史二　兩書並行　五臣同注又曰李邕父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詞故號書簏始注文選釋事而忘義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欲有所更定善曰試為我補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　又曰呂向嘗以李善釋文選為繁醲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更為詁訓時號五臣注　詔藏祕閣　寫付司經又曰魏王泰奏撰括地志凡百五十篇歷四朞成詔藏祕閣詳求書注　又曰許叔牙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太宗令寫付司經局詳毛詩二　含英咀華　接光並烈韓愈進學解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記纂淵海曰古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户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談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強著一書受嗤千載　為傳百篇　著書一卷

唐書傳曰蕭穎士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　下見王晃載書

居易置缾　九成貯甕

鼂氏讀書志曰白居易撰六帖凡天地事物分門類為對偶而不載所出世傳以陶家缾數十各題名目命諸生采集其事投缾內倒取之鈔錄成書故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明詩紀事曰陶九成字宗儀家於南邨作勞之暇休於樹陰有所得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去則埋樹下如是十載埋甕至十數編次成書世所傳南邨輟耕錄是也又著說郛

劉蛻文冢　東坡墨池

劉蛻梓州兜率寺文冢銘曰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　齊安志云東坡寓黃州著論語解池水皆黑今之洗墨池其遺迹也

言五德始終　論六家要指

劉向別傳云鄒

衍所言五德之始終天地之廣大書云天事故曰談天
漢書司馬遷傳云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
何習道論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旨　周公
著爾雅　揚雄草太玄　爾雅序疏張揖云昔在周公制
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
其義傳乎後尋歷載五百墳典散落惟爾雅尚存揚
雄解嘲序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
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遷固以
來不及　延壽可以亞之　又夾漈鄭氏曰按隋志極有
倫理而本末分明遷固以來
不及也　又司馬公曰李延壽之書敘事簡徑比於南
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詞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
文王著九六之爻　孔子作三朝之記　帝王世紀云
文王拘於羑

里演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 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之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仲尼經成紫微降光 **子雲著玄鳳皇集上** 上見抱朴子云 西京雜記云揚雄著太玄經夢吐鳳皇集玄之上頃而滅

著述四

原剖判百家 劉歆集序云歆字子駿受詔與父向校衆書著七略以剖判百家 **箴縷百家** 盧植酈文勝誄云自齔未成童著書十餘箱文體思與爛有文章箴縷百家云云 **采摭羣言** 孔安國尚書序 **錯綜經文** 杜預左傳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

說

暴之於市高誘呂氏春秋序云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人非不能蓋憚相國畏其勢耳

傳在民間張霸事見後

大義粲然後漢班固傳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多為時諱王沈集序云沈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録也

述而不作論語

引而伸之易繫云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案乾為天為玉離為火為日坎為水為雲是觸類而長之之義也

增千金不易見上暴之於市

注

千駟不易 北齊書傳曰劉晝字孔昭自謂博物奇才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以易齊景之千駟也

長於論衡 山堂肆考云趙奕嘗著吳越春秋等書蔡邕見之歎息以為長於論衡

不減過秦 宋書傳曰范蔚宗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與諸甥姪書曰吾雜傳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

漢晉春秋 山堂肆考曰習鑿齒襄陽人習郁之後博學洽聞清才秀逸桓溫辟為從事累遷別駕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凡五十四卷以裁正之

魯後春秋 唐書傳曰劉允濟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

此為不朽 宋書傳曰裴松之高祖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之上善之曰此為不朽矣

此書可傳 唐書傳曰

太宗閲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義學者歎曰德明雖亡此書可傳賜其家布帛百匹　讀史至言又曰褚無量所撰述百餘篇歿後有於書殿得讀史至言十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百匹賜其家

讀史管見文獻通考陳氏曰讀史管見建安胡寅以通鑑事備而義少故為此書議論宏偉嚴正間有感於時事

孟堅忠臣唐書傳曰顔師古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時謂顔祕書為孟堅忠臣

綱目忠臣宋濂孔克表通鑑綱目附釋序曰聞是書之成不能無舛訛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肬二年事至德八年以後迄於天祐甲子多差孔君尚有以刊定之庶幾為綱目之忠臣也歟

經正義孔穎達見總載二　五

六經法言唐書傳曰路隋為侍講學士采皇王興衰著六經法言二十卷奏之旋拜諫議大夫

宦遊著書山堂肆考云段成式字柯古博學強記多識奇

篇祕籍嘗宦遊至辰著酉陽雜俎書數十篇

杜門著述 吾學編傳曰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疏六事忤江彬廷杖除名杜門著述而已

隱几著書 陸龜蒙笠澤叢書自序曰自乾符六年春臥病笠澤遇體中不甚羸耗時亦隱几著書

搆亭著書 金史傳曰元好問著金源野史搆亭著書其上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録令所傳有中州集及壬辰編雜編若干卷纂脩金史多本其所著

原覃思不闚門 後漢書云何休字邵公為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

覃思以終業 後漢鄭玄戒子書曰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

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覲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

門牆施筆研 謝承後漢書云王充貧無書往市中省所賣書一見便憶門牆屋柱皆施筆研著論衡

户牖置刀筆 范蔚宗後漢書云王充少貧而受業於班彪恥為俗儒閉門潛思絕慶弔戶牖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也

孔子作彖象 論衡云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卦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

老子作道德 列仙傳云老子乘青牛車去入秦過函谷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上下經二卷

仲舒作繁露 西京雜記云董仲舒夢蛟龍入於懷乃作春秋繁露

洼丹作通論 東觀漢記云洼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作通論七篇世傳之號洼君通論

隗禧作經解 魏略云隗禧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

繕寫成編而遽得聾疾

景鸞撰禮略　益都耆舊傳云景鸞字漢伯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奥集又撰禮内外記號曰禮略

可為終身記　春明退朝録劉中山見徐堅初學記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記

增補馬遷之鈌　鼂氏讀書志曰蘇轍古史自伏羲神農訖始皇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以補司馬遷之鈌

正陳壽之失　郝經神道碑曰旣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撰續後漢書還統章武以正陳壽之失

精力盡於此書　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曰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得以研精覃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脩成二百九十四卷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精力幾盡此書　文獻通考曰續通鑑長編李燾撰先是司

馬光作資治通鑑纂集用光義例廣記備言錯綜銓次皆有據依自表云聚九朝累世之見聞精力幾盡此書

自成一家之言 又陳氏曰皇王大紀胡宏撰述皇王五帝至周赧王博采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

卓然一家之作 元史傳曰吳澄少暇即著書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之作

居青蘿山纂述 吾學編傳曰宋濂字景濂浦江人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

隱青巖山著書 又曰王禕字子充義烏人戊子元政亂為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嫌其切直格不聞危素張起巖並薦之不起隱青巖山著書

原張霸造百兩尚書 論衡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

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民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服虔作春秋傳解 後漢書云服虔字子慎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

時時著書人又取去 漢書云司馬相如病免官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

退論書策以舒憤思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

變成一家之言

增上下千載覃精三紀　呂溫代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曰臣不揣蒙陋思窺聖奧以故潤州刺史丹陽縣主簿啖助為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趙匡為益友考公穀之善否辨公穀之疎密輒集注春秋勒成十卷上下千載覃精三紀元首雖白濁河以清微臣何幸與道俱泰

貫通經典采摭史傳　吾學編傳曰石珤字邦彥槀城人歷武英殿大學士博覽古今號通儒其所著書多附正義羽翼經史

耕牧餘暇輒復著書　蕭穎士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曰臣誠愚陋竊不自揆敢緣聖朝稽古之道陛下文思之德耕牧餘暇輒復著書討尋載籍於茲一紀謹上今文尚書一部凡若干卷

每思君親輒有著述　遼史傳曰耶律資忠再使留弗遣每懷君親輒有著述號西亭集

原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　揚雄荅劉歆書曰有

詔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

著書不起草占授數萬言應璩與王子雍書云足下著書不起草占授數萬言言不

改定事合古典無不歎息也

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孔安國尚書序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貫串經傳馳騁古今漢書司馬遷贊云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次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串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

集先代絶言采異國殊語

劉歆與揚子雲書云集先代絕言采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

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

漢書司馬遷傳云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因史記作春秋篹異同為國語

漢書司馬遷贊云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篹異同為國語

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孔安國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云云

增劉知幾著史通

鼂氏讀書志曰史通二十卷劉知幾撰知幾長安神龍間三為史官頗不得志乃以前代書史序其體法掇其得失著為評論當時徐堅深重之云居史職者宜置此座右

杜君卿著

通典又云通典二百卷唐宰相杜佑著先是劉秩采經史自黄帝迄天寶末制度沿草廢置議論得失倣周禮六官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廣之參以今禮為二百篇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州郡邊防八門分類敘載世推該洽佑字君卿

吴兢著貞觀政要又貞觀政要十卷唐吴兢撰兢以唐之極治貞觀為最故采時政之可備勸戒者上之於朝凡十四篇

歐陽詢著藝文類聚又藝文類聚一百卷歐陽詢著分門類事附見前代詩賦賛頌戕啓之作

虞世南著北堂書鈔見寫書注

顔眞卿注韻海鏡流又大歷中刑部尚書顔眞卿以陸德明切韻未弘乃纂九經子史字義著韻海鏡流三十卷上之詔下祕閣及集賢院貯之

蕭嵩著開元禮文獻通考陳氏曰開元禮一百五十卷唐集賢院學士蕭嵩王仲丘等撰開

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函請刪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為不可宜折衷貞觀顯慶以為唐禮乃詔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蕭嵩王仲丘繼之書成

李肇著國史補

又鼂氏曰國史補二卷唐李肇撰初劉餗記元魏迄唐開元事名曰國朝傳記故肇續之

張九齡著千秋金鏡錄

唐書傳曰張九齡字子壽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

李吉甫著元和郡國志

文獻通考陳氏曰元和郡國志四十卷李吉甫著自京兆至隴右凡四十七鎮篇目皆有圖今圖不存

李昉著太平御覽

又鼂氏曰太平御覽一千卷李昉等撰陳氏曰以前代脩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繹條次脩纂本號太平編類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改名御覽

楊億著冊府元龜

又鼂氏曰景德二年詔王欽若楊億等脩君臣事迹

惟取六經子史不録雜書凡一千卷賜名冊府元龜

周敦頤太極圖宋史周敦頤傳曰周敦頤著太極圖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藴言約而體大文質而義精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

歐陽脩著五代史見史二　程頤著易傳見易二　張載著正蒙宋史傳曰張載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而著正蒙

邵雍著皇極經世又曰雍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至於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邃衍密茂著書十餘萬言曰皇極經世内外篇漁樵問荅

朱熹著通鑑綱目文獻通考陳氏曰始司馬光通鑑有目録舉其要後胡安國又脩為舉要補遺晦翁因別為義例著此書

胡安國著春秋傳見春秋二　眞德秀著讀

書記 續文獻通考讀書記眞德秀既歸浦城撰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又大學衍義四十二卷因大學條目而益以經史首之以帝王為治之本是之謂綱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亂窮民情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是之謂目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發明者録之而公之説亦附見焉

蘇洵著太常因革禮 文獻通考陳氏曰太常因革禮二百卷姚闢蘇洵撰嘉祐中歐陽脩言禮書文多放軼請禮官編脩六年以命闢洵至治二年乃成詔賜以令名

樂史著太平寰宇記 又鼂氏曰太平寰宇記二百卷樂史著太平興國中盡平諸國天下一統史悉取自古山經地志都正訛謬纂成此書上之

楊時著三經義辨 中興藝文志曰三經義辨

楊時撰又辨學王居正撰居正為舉子時不習王氏新經字說流落十餘年時出義辨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三經辨學自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

張栻著經世紀年

文獻通考陳氏曰經世紀年侍講張栻撰用皇極經世譜編有所發明則著之

陳桱著通鑑續編

續文獻通考曰桱自束髮讀書思弘先人之業乃著筆記二百卷又上自盤古建於高辛會於有宋比事核義尊正統以定大分其紀事師司馬光補遺其書法師朱文公綱目名曰通鑑續編

馬端臨著文獻通考

馬端臨字貴與廷鸞之子隱居教授所著大學集傳多識録文獻通考等書

陳澔著禮記集說

澔自序曰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先領鄉薦為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習為多中遭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

記集

楊維楨著歷代史鉞　鐵笛道人自傳曰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雜吟五十卷藏於鐵崖山

薛瑄著讀書錄　吾學編傳曰薛瑄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諷讀有得輒秉燭疾書或通夕不寐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著讀書錄

曹端著存疑錄　又曰曹端字正夫一字月川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注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及存疑錄

解縉著永樂大典　明紀永樂五年永樂大典成先是命翰林臣解縉等采諸書所載事物類聚而統之以韻書成賜名文獻大成既而上覽其書以為未備復命重脩至是成賜名永樂大典

謝鐸著續西山讀書記　吾學編傳曰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成化元年授翰林編脩校勘通鑑綱目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

淵源續録元史本末諸書

邱濬著大學衍義補 又曰邱濬字仲深瓊山人成化十六年進士進禮部侍郎以通鑑綱目義重正統秦隋漢唐之交予奪太速稍次其世變升降治亂與國統偏全作世史正綱為大學衍義補以明當世利害書成表上泰陵大喜遷本部尚書

胡居仁著居業録 又曰胡居仁字叔心一字敬齋居業録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有感於外而無可施於行故筆之於冊取易脩詞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

羅欽順著困知記 王氏類苑云羅欽順字整菴正德戊辰忤劉瑾落職為民庚午起復累官至吏部尚書所著困知記

王守仁著傳習録 續文獻通考云王守仁字伯安所著有時習傳習録諸書

薛應旂著憲章録 明憲章録薛應旂方山著

高啓著鴻猷録

陳邦瞻著宋元紀事本末明詩紀事云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於經史之學殊有原本擬宋元紀事本末為史家所稱

陳眞晟著程朱正學纂要王氏類苑云陳眞晟字德晦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纂要書令禮部看詳竟寢

唐順之著八編續文獻通考云唐順之字荆川所著有文編左編右編而世稱荆川八編

王世貞著四部王世貞字元美一字弇州所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稾

著書數十萬言趙復揭紫陽文集序曰著書數十萬言沈浸莊騷出入遷固

著述凡百餘種明詩紀事云楊愼字用脩著述甚富文集之外凡百餘種

著述五

增唐李翺荅皇甫湜書曰凡古昔聖賢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或往往有著書者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六

文學部五 文章 敏捷 歎賞附

文章一

原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增易賁卦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左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原初學記曰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說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矣三代之後篇什稍多又訓誥宣於邦國移檄陳於師旅箋奏以申情理箴誡用弼違邪讃頌美於形容碑銘彰於勲德謚冊褒其言行哀弔悼其淪亡章表通於下情箋疏陳於宗敬議論平其理駁難考其差此其略也　增白虎通曰質法天文法地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奉而承之故曰文　梁書文學傳曰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懐抱　北齊書文苑傳序曰達

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　隋書經籍志序曰

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為政化之黼黻　元史儒學

傳曰六經者道之所在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　吾學

編傳曰詹同太祖嘗諭之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務

如典謨之言皆明白坦易無深怪險僻之語孔明出師

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讀之感動今世

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　法

言曰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曰

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金樓子曰王仲任云夫說一經者為儒生也博古今為通人也上書奏事者為文人也能精思著文連篇章為鴻儒也　中說曰房玄齡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通書文辭章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

人之道有不足矣然其包舉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生平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　又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　典論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陸景典語曰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攄筆於翰墨之采乃貴其造化禮樂之淵之盛也　顏氏家訓曰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　又曰文章之體標舉興會

發引性靈　文心雕龍曰故論説辭命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之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寰内者也　又曰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

張説洛州張司馬集序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蘊故潤色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盡變　顔真卿孫文公集序古之為文者所以導達

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中乎雅頌　韓休蘇頲文集序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洞彼金石流於管弦　韓愈曰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　李德裕曰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若無聲　又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如新　李華崔孝公文集序曰文者貫道之器也　杜牧曰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采章

句為之兵衛 張方平曰文章之變與政通士惟道義積於中英華發於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所緼也 元好問耶律公墓志曰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變之理 馬祖常臥雪齋文集序曰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 虞集書元元贅稾後曰人之於文也猶日月之有光輝山川之出雲雨草木之有華實也時至氣應載遇於事物之動而發見焉 宋濂曰為文必在於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

管攝萬類 又曰文者乾坤之精粹也陰陽之靈和也四時之衡石也百物之管轄也 蘇伯衡曰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於外故其言不文而文

文章二

增文心雕龍原道篇曰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性情組織辭令木鐸啟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

朱熹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

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　崔祐甫穆氏四子講議記曰言偃之文鬱而不見卜商有詩序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　魏書文苑傳序曰漢之西京馬揚為首東都之下班張為雄　文心雕龍體性篇曰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

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　典論曰今之文人有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此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文心雕龍才畧篇曰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性高而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　宋書傳論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文體三變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

時　晉書文苑傳序曰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硯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至於吉甫太沖江右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埜會川沖　又論曰孝若挾蔚春華時標麗藻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賾潘著哀詞貫天人之情性機文喻海岳藻如江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茂先摇筆而散珠太沖動墨而横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

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　抱朴子曰歐陽生曰張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章遠過二陸　晉書傳曰陸機字士衡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人曰人之為文嘗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又曰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逮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　又曰成公綏字子安張華每見其文歎服以為絶倫　又曰左思字太沖賦三都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宋書謝靈運傳論

曰爰逮宋氏顔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又傳曰顔延之字延年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絶當時　又曰謝靈運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又曰謝恵連為祭古冢文甚美又為雪賦亦以富麗見竒文章並傳於世　又曰謝莊字希逸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又曰劉孝綽字孝綽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之號曰神童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南齊書傳曰謝朓字元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流麗　又曰陸厥字韓卿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世號為永明體　顏氏家訓文章篇曰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嘲劉逖云君輩詞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凋瘁

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卒笑曰可矣　梁書文學傳序曰高祖旁求儒雅文章之盛煥乎俱集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絶當時若彭城到漑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皆後來之選也

隋書文學傳序曰自大同之後徐陵庾信分路揚鑣而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　梁書傳曰吳均字叔庠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效之謂為吳均體　又曰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曰我以此

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也　又曰任昉字彥昇尤長載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所著文章十萬言東海王僧孺論之以為賢於董生揚子　又曰何遜字仲言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人謂之何劉　又曰丘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父靈鞠謂氣骨似我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甚美　三國典略曰徐摛字士秀為太子家令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謂之宮體　南

史傳曰徐陵字孝穆為一代文宗其文頗變舊體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轉及周齊家有其本　後周書傳曰庾信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鈔撰學士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　陳書傳曰姚察字伯審於墳籍無所不窺每有製述多用新事人所罕見咸重其奥博

又曰沈不害字孝和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就曽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

可謂意聖人乎　又曰張正見字見賾幼好學有清才
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賛賞之　又
曰虞寄字次安大同中嘗驟雨殿前有雜色寶珠梁武
帝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
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　周書傳論曰洎乎有魏有
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詞義典正有永嘉之
遺風焉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沉鬱彬彬焉蓋
一時之俊秀也　魏書傳曰溫子昇字鵬舉博覽百家

文章清婉梁武帝使張皐冩其文筆傳於江外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詞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國主牀頭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云江左文人宋有顔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顔轢謝含任吐沈　又曰常景字永昌髙允卒其兄肇私託景及邢巒髙聰徐論各作碑銘並以進御世宗悉付崔光簡之以景為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下文出諸人上　又曰崔光字長仁髙

祖常曰浩浩如黄河東注固令日之文宗　北齊書文苑傳序曰有齊延廣俊髦鄴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畜北平陽子烈並其選也後有范陽祖弘勳亦參文士之選　又傳曰荀士遜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　又曰祖弘勳高祖曾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愛其文　後周書傳論曰周氏創業聘奇士如弗及是以

蘇亮蘓綽盧柔唐瑾元瑋李昶之流咸奮鱗翼自致青紫　又傳曰李昶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　又曰薛寘時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　隋書文學傳序曰時之文士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䛒髙陽許善心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　又傳曰李德林字公輔楊遵彦命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

因大加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　又曰李諤字士恢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乃上書曰遺理存義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　又曰柳䛒字顧

言轉晉王府諮議叅軍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嘗為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為庾信體及見嘗已後文體遂變　又曰許善心字務本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大竒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　又曰杜正倫字慎㣲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楊素負才傲物正倫抗辭酬對無所屈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名正倫使作賦援筆立成異之因令擬雜文十餘條又皆立就而辭理華贍

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　唐書文藝傳序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初沿江左餘風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翶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　又傳曰虞世南字伯施文章婉縟慕徐陵陵自謂類己由是知名　又曰富嘉謨長

安中累轉晉陽尉與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以徐庾為宗嘉謨與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争慕之號吴富體　又曰王勃字子安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　又曰楊炯字盈川少與王勃盧照鄰皆以文辭知名海内稱為王楊盧駱炯聞之謂人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他日崔融與張説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説曰不然盈川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亦不減

於王恥居王後信然媿在盧前謙也　又曰蘇頲字廷碩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畧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　又曰張說字道濟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又曰李嶠字巨山兒時夢人遺雙管自是有文辭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諸人没而為文章宿老學者取法焉　又曰李白字太白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　又曰

杜甫字子美渾涵汪茫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殘膏賸馥霑溉後人多矣　又曰常袞文章瞻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　又曰蕭穎士字茂挺閤士和著蘭陵夫子集論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又曰韓愈字退之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　又曰柳宗元字子厚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又曰白居

易字樂天工文章未冠顧况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絶今復得子矣　又曰溫庭筠少敏悟工為詞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　五代史傳曰王仁裕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　宋史文苑傳序曰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

不及東都　又傳曰楊億字大年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深加賞異文筆雄健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學者翕然宗之　又曰劉筠字子儀筠景德以來居文翰之職其文辭善偶對初為楊億所拔識後遂與齊名時號楊劉　又曰柳開字仲塗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為文范杲好古學大重開文世稱為柳范　又曰徐鉉字鼎臣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弟鍇字楚金李

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　又曰穆修字伯長自五代文敝柳開始為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學者靡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雖窮死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叅軍　又曰歐陽修字永叔游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之必欲並轡絶馳而與之並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又曰蘇洵字明允舉進士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所為文閉戶益讀

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説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子軾轍來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既出士大夫爭傳之於時學者羣效蘇氏為文章　又曰蘇軾字子瞻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泊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　又曰蘇轍字子由為文渾涵澹泊似其為人不願人知而秀傑之氣自不可掩　又曰曾鞏字子

固為文章上下馳騁原本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文辭者鮮能過也　又曰王安石字介甫為文初若不經意旣成無不服其精敏　金史傳曰元好問為文有繩尺備衆體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　又曰趙秉文為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文與楊雲翼代掌文柄時號楊趙　又曰楊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上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有張景仁鄭子聃

令則伯仁而已其次未見能文者　又曰王磐文辭宏放浩無涯涘　元史傳曰馬祖常工於文章弘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為法而自成一家之作

又曰蘇天爵字伯修為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獨任一代文獻之寄　又曰柳貫為文沉鬱舂容涵肆演迤人多傳頌之與黃溍虞集揭傒斯齊名號為儒林四傑

又曰歐陽元八歲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注目視之曰是兒神氣微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至和

元年日直内廷多所撰述海内名山大川釋老之宫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其文筆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寳重　又曰姚燧字端夫為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為之一變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先徳者不得燧文以為媿恥

廖道南曰洪武建文間則有劉伯温之閎大宋景濂之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孺之豪巖永樂宣德則有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爾雅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

則有李文忠之樸茂劉文安之該核然皆體藻豐腴未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達用裒然為一代文宗者也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西涯諸公蓋聞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

明紀曰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博極羣書著作甚富四裔咸購其文集　吾學編曰王褘進平江西頌太祖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又曰方孝孺字希直台寧海人為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為小韓子又曰文章大類

蘇氏而正論過之　明詩紀事曰解縉字大紳少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菡萏及長以文名落筆千言無所疑滯

吾學編曰錢習禮字習禮吉水人為文如源泉渾渾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乃有餘　明詩紀事曰楊士奇太和人其詩文號臺閣體　吾學編曰胡儼字若思學問該博文章簡直不事浮藻　明紀曰丘濬穎悟絶人無書不讀著述之富當代罕出其右劉健嘗戲謂曰仲深有一

屋散錢只欠索子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劉默然甚媿　吾學編曰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裒然一代宗工也有懷麓堂集行世　又曰倪岳字舜咨錢唐人徙上元為文敏捷若不經意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舂容暢達無不會文切理　明詩紀事曰楊慎字用脩新都人七歲擬古戰塲文時人傳誦以為淵雲再出　又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詩文以復古自命與信陽何仲默相

和倡時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　吾學編曰王鏊字濟之學贍為文春容爾雅議論條暢　明詩紀事曰李維楨海内謁文者如市洪裁綺製揺筆揮灑　又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與濟南李于鱗倘西京以上之詩文以標幟一世

文章三　敏捷　歎賞附

原主氣　本形　魏文帝典論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以力强而致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今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也　綮匹　華文　魏文帝典論曰王粲長於詞賦徐幹

時有逸氣然粲匹
也　下張華詳賦

潤色　詆訶

論語曰為命裨諶草
創之世叔討論之行
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曹植與楊修書
曰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詆訶文章掎摭利病

辭條　言葉

上見陸機文賦　王充論衡曰學問習熟
則能推類與文文由外而與未必實才學
與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
言無根荄之深不見大體也

笙簧　鼓吹

抱朴子
曰五典
為笙簧案書鈔作百家為笙簧詳經典　劉
義慶世說曰孫興公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

雕龍　畫虎

史記曰雕龍奭談天衍鄒衍之文飾之若龍文故
號雕龍　曹植與楊修書曰孔璋之才不嫻詞賦
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
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

體弱　辭壯

魏文帝與
吳質書曰
仲宣獨自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
古人無以遠過　傅元敘連珠曰班固喻美詞壯文章

弘麗㝡得其體也

雕玉　鏤冰　揚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璠璵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桓寬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丹青　緗縠　揚子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李軌注曰夫知者達天命如玉如瑩磨而不磷令屈原放逐感激爰變雖有文采丹青之論耳　李充翰林論曰潘安仁之為文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彰漢　述殷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昔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　程曉與傅元書曰文公詠周孔父述殷聲揚千載業傳後嗣

舜敷　文治　虞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文王以文治

經緯　弛張　經天緯地曰文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以弓喻也

成化　潤業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潤色鴻業

吐鳳　呑鳥上見著述三　羅含夢呑五色鳥後有文章　宿構　立成王粲舉筆成文時人以為宿構　漢枚臯為文疾受詔立成相如為文遲故所作少也　閣筆　焚研魏王粲才高鍾繇王朗等閣筆不敢措手　陸雲嘗與兄機書曰君苗見兄之文欲焚筆研

有章　曲中出言有章　其言曲而中　煥乎　斐然煥乎其有文章　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郁郁　彬彬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懿德　行禮君子以懿文德　文辭以行禮　文囿　辭林

增何劉　盧薛何遜劉孝綽見上　盧柔薛寘見上　宮體　官樣係摘見上　青箱雜記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　三多　四傑後山詩話曰永叔謂為文有三

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見上

蘇李 又曰蘇味道九歲能文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張說蘇頲見上

燕許

溫李 溫庭筠李商隱見上

楊劉 楊億劉筠見上

膏粱

穀帛 唐書儒學傳序曰武為救世砭劑文其膏粱歟司馬溫公行狀曰公之文如金如玉穀帛藥石必有適於用

述才

載道 柳宗元楊君文集序曰述於才曰文通書曰文者所以載道也

天與

神護 詳見下文章五唐書傳曰劉禹錫常言其詩在處有神物護持

靈物

奇氣 李德裕文章論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恍然而來不思而至李朴曰文章者天地之奇氣造物者常嗇於與人

報國

補時 柳宗元獻平淮西雅曰思報國恩獨有文章權德輿崔祐甫文集序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

鋪陳

藻縟 陸贄翰苑集序曰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工矣　鄭亞會昌一品集序曰鋪舒名實藻縟文采

宰匠　宗工 韓休蘇頲集序曰自我心極為之宰匠　金史傳曰元好問七歲能詩為箕山琴臺等篇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於是名震京師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走其門

辭源　筆路 杜甫詩曰辭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埽千人軍　朱熹曰常見傅安道謂為文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

無價　有神 劉禹錫詩曰人間無價是文章　杜甫詩曰文章有神交有道

雲霞　風水 李白上安州長史書曰都督馬公謂李勉曰他人之文猶山無雲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出　蘇洵字說曰風行水上渙是亦天下之至文也

三變　一更 唐文三變見上　顧況陶氏集序曰文章大抵十年一更有體病而

才贍有言紆而事直有文勝而理乖

黼黻 **琳瑯** 白居易文曰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濩可以淩轢風騷超軼今古潤色帝業發揮皇猷　韓愈詩曰平生十萬篇金薤垂琳瑯是也

華國 **潤身** 蔡肇上守文學士啟曰韜以經傳之學發為華國之文　宋史傳曰歐陽修學者求見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澤物

陸海 **潘江** 俱詳上

韓潮 **蘇海** 類書韓文如潮蘇文如海

原此四科 **若五色**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下見後陸機文賦

握蛇珠 **騁驥足** 曹植與楊修書曰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　魏文帝典論曰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騁騄驥于千里仰齊足而

並馳

徇木鐸　避筆端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振文教也又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君子避文士之筆端

增錦繡堆　花萼集　潛確類書曰謝廷詰以辭賦著名號錦繡堆　唐書傳曰李乂工屬文中書令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兄尚一尚貞兄弟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又所著甚多

干氣象　動精靈　杜甫詩曰彩筆昔曾干氣象　張以寧賀尚書王本中詩曰青箱傳遠大彩筆動精靈

原游魚出淵　飛兔越海　上見陸機文賦　陳琳答東阿王牋曰清詞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追況駑馬可得齊足哉

長卿溫麗　公幹妙絕　西京雜記曰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美過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皋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

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

王賦阮章　孔書陸議　魏文帝典論曰王粲長於詞賦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　李充翰林論曰或問曰如何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矣以上初學記

擲地振玉　掞天凌雲　孫興公詳賦司馬相如賦

三代同風　五藏出地　班固東都賦序曰大漢之文章炳焉三代同風見下賦二

君子博學　壯夫不為於文　揚子童子雕蟲篆刻而壯夫不為

增

字挾風霜　氣吐虹蜺　世說曰淮南著鴻烈解二十篇自云句中皆挾風霜之氣　江淹謂郭璞曰子之咳唾成珠玉吐氣作虹蜺

馳騁古今　牢籠天地　司馬遷傳贊曰貫串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斯以勤矣　史通曰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五經鼓

吹　一片宮商注見上本條鼓吹北夢瑣言曰沈光有洞庭樂賦華岫曰此賦乃一片宮商

爛若披錦　炳如繪素世說孫興公曰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披沙揀金往往見寶白居易文曰掩黄卷之麗藻吐白鳳之奇姿炳如繪素鏗若鐘鼓

清思濃采　秀句奇章文心雕龍時序篇曰微言精理函滿元席清思濃采時灑文囿鍾嶸詩評曰謝朓奇章秀句往往驚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

經典枝條　詞林根柢劉勰文心雕龍自序曰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從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敷演聖旨莫若著經而馬鄭弘之已精惟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由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為文用四十有九而已杜甫李邕詩曰詞林有根柢

彈毫珠生　揮翰霧散趙宗欽與高允詩曰爾應其求

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眘翰彈毫珠生落紙錦粲李白集從弟令聞嘗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也

揚葩振藻　含英咀華　周書傳論曰孝武之世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為之冠東京之朝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　注見上著述三

咀徵含商　回宮轉角　上見揚葩注　李朴曰皇甫湜白居易閔澹簡質斷出雕篆而抽迹每見回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之韶濩

繡虎雕龍　騰蛟起鳳　王筠論家集曰史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潛確類書曰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目王仲宣為泥下潛蛙　王勃滕王閣序曰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

衙官屈宋　僕隷風騷　唐書

傳曰杜審言守必簡常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書當得王羲之北面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號崔李蘇杜　杜牧曰李賀元和中韓吏部頗道其歌詩賀能探尋前事今古未嘗經道者賀未死僕隷風騷可也

良金美玉　太羮玄酒

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　又曰韓休之文如太羮玄酒有典有則而薄滋味

輕縑素練　明金粹羽

又曰張九齡如輕縑素練而窘邊幅　劉賔客集曰得董生之文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塵埃間物亦猶明金粹羽得于遐裔欲弗寶可乎

周情孔思　堯醴舜荎

李漢韓昌黎文集序曰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狀卒歸於道德仁義炳如也　裴延齡杜樊川集後序曰吾嘗見韓吏部歌詩累百首變醲養瘠堯醴舜荎

茹古涵今　跟

經躙史韓昌黎墓誌銘曰先生之文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茹古涵今無有端涯解縉廖自公傳曰公幼能文章跟經躙史

錦心繡口 玉佩瓊琚柳宗元乞巧文曰抽黄對白啽弄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韓愈祭柳子厚文曰玉佩瓊琚大放厥詞

轇轕三光 雕鏤萬化柳宗元答問曰其文則汗漫輝煌呼噏陰陽轇轕三光陶鎔帝皇李朴曰錦繡五臟雕鏤萬化明以寓物象之形容幽以露鬼神之奇怪小而詠歌乎蟲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刑政之具

掀雷抉電 驅濤湧雲司空圖柳柳州集後序曰吾嘗見韓吏部歌詩累百篇其驅駕氣勢掀雷抉電撐扶於天地之垠李翶祭韓退之文曰建武以還文卑質喪儷花鬬葉顛倒相向及兄為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變駭驅濤湧雲六經之風絶而復新

行雲流

水

銑溪蚪户 蘇軾見上　朝野僉載曰徐彦伯為文多求新異以佩閣為鵷閣龍門為蚪户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以蜀狗為丹犬以竹馬為篠驂以月兔為陰魄以風牛為蕨犢後進效之謂為澀體

風檣陣馬　牛鬼蛇神 杜牧李賀詩序曰煙雲緜聯不足為其態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

筆補造化　口吐天文 李賀詩曰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　記纂淵海曰唐詩口吐天上文

心爐筆炭 劉禹錫董氏文集序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礱羣形

月斧雲斤 黄庭堅詩曰月斧雲斤鑿肺肝

子昂風華　燕公宏茂 梁肅獨孤及集序曰陳子昂以風華草浮偽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

退之淳粹　子厚雄健 李朴曰子厚雄健飄肆有懸崖

峭壁之勢不幸而不發於仁義而發於躁誕至
退之然後淳粹溫潤駁駁乎為六經之苗裔 景濂
豐饒 伯溫流利 王世貞文評曰宋景濂如酒池肉林
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劉伯溫如
崇臺少年入說社便 伯安快爽 賓之敷腴 又曰王
辟流利小見口才 伯安如
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李賓之如
開講法師上臺數腴可聽而實寡精義 綺旨星稠
繁文縟合 宋書傳論曰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
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
響采南皮之高韻遺
風餘烈事極江左 潛思淵停 秀藻雲布 魏書高
允荅趙
秉欽詩曰響駭伊何金聲
允著潛思淵停秀藻雲布 綜采繁縟 杼軸清英 晉書
文苑傳序曰綜采繁縟杼軸清英
寫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 含暢襟靈 導揚

隱伏俱注見文章一　筆有餘力　詞無竭源隋書文學傳序曰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江淹沈約任昉溫子昇邢子才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逸氣上濟　高情四達顏真卿孫文公集序曰學窮百氏不讀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乎常均之外　陵顏轢謝　含任吐沈並見上　推鍾拉貫　駕王超陳韓休蘇頲文集序曰繁弦間發縟采相輝歌發而白雲遂孤賦成而黃金有價豈惟推鍾拉貫駕王超陳而已　鏤心鳥迹之中　織辭魚網之上又曰若乃綜述性靈敷寫氣象鏤心鳥迹之中云云　言泉合於九流　文律諧於六變晉書文苑

傳序曰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鶩揚玉軑而並馳言泉云云

推倒一世智勇　開拓萬古心胷宋史傳曰陳亮字同甫嘗曰研精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分寸則於諸儒誠有媿馬若乃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敏捷八叉手　七舉足北夢瑣言曰温庭筠工賦每八叉手而八韻成　陳楷宋濂行狀曰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

據案制書　當食草奏文心雕龍神思篇曰阮瑀據案而制書又曰禰衡當食而草奏

對使答書　立馬草制南史傳曰蔡景歷陳武帝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輟文無所改帝得書甚欽賞即日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

宋史傳曰劉敞為文尤贍敏掌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修於事有疑折柬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

分陰可就　寸晷便成

權德輿張建封文集序曰每牙旗既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　宋史傳曰朱台符時太宗試貢士多擢敏速者台符與同輩課疏尺晷成一賦

夕草五制　日賦十題

又曰鼂宗慤在翰林一夕草將相五制褒揚訓誡人得所宜　金史傳曰高衎少能賦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衎執筆未暮十賦皆就

馬上占辭　酒中下筆

唐書傳曰薛收時方討王世充軍事繁錯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敏如素搆　又曰胡楚賓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嘗以金銀杯酌酒賜之

試六論立成　賦十題皆就

宋史傳曰曾鞏年十二試作六

論援筆而成辭甚偉　吾學編傳曰吳伯宗太祖製十題命賦援筆立就辭語峻潔太祖曰伯宗才子

原歎賞懸日月　比金玉揚雄答劉歆書曰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頻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論衡曰永平中神雀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頌上皆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比於金玉

增鑿天心　出月脅記纂淵海曰鑿天地心胷開生人聞見皇甫湜曰逸歌長句駿發蹈厲若穿天心出月脅

琅玕腹　錦繡心韓愈詩曰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　下見敏捷注

似子長　擬眉山唐書傳曰柳宗元韓愈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虞集牟應龍墓誌曰其為文沛然若江河之浚時以為眉山

原筆墨淵海　言談

林藪論衡曰劉歆字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世說云裴僕射時人謂言談之林藪　文辭美贍　才藻豔逸歐陽建別傳曰建文辭美贍攡理精微魏志云阮籍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為模則　增妙絕時人　文冠當世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王輔學有俊才與茂陵馬季長同郡曹師梁葛元甫南陽張平子南郡胡伯始安定胡節信等文冠當世　宋豔班香　孫金盧采四六集謂宋玉班固也呂溫祭楊郎中文曰孫金盧采百賦千詩　琬琰為心　冰雪在口南史傳曰劉遵除中庶子卒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孝儀書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詞章博贍言貴成采　約房唱和序曰珠玉隨風冰雪在口

鼇抃筆海　鶴翥文場　李白詩曰鼇抃筆海虎攫詞場　盧照鄰駙馬都尉喬君集序曰龍騰學海鶴翥文場

鼇擲鯨呿　隼擊鷹揚　上見牛鬼蛇神注　皇甫湜曰沈詣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

氣劘屈賈　目短曹劉　杜甫詩曰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

馳驅屈宋　鞭撻揚馬　李陽冰語

摛藻如春華

振筆若天文　班固賓戲云器不貫於當時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辨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無益於殿最也　傅元客難云振筆若天文運思若廻雲

英辭振金石　高價越璠璵　杜甫詩云

筆力動乾坤　芒端轉寒燠　上張承吉詩云　韓愈詩曰芒端轉寒燠變化若雷霆

筆力千鈞重　光燄萬丈長　歐陽公詩曰興來筆

力千鈞重韓愈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 觀賦至於壓潘 讀述為之閣筆唐書傳曰楊收善屬文入多造門觀賦詩至壓畋其潘宋史傳曰鼂補之十七歲從父倅錢塘著七述謁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 雕文將錦繡同美 惠氣與芝蘭等馥李嶠上高長史述和詩云云

文章四 敏捷 歎賞附

增三傑唐書傳曰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有名皆尉晉陽有魏谷者為太原主簿並有文辭時稱北京三傑 原辭鋒王勃上武侍極書曰吞九流于筆海若控牛涔抗五岳於辭鋒如臨蟻垤 麗藻 摛藻以上白帖 增二陸機雲見上 二高魏書傳曰高閭字閭士其文亦

高允之流後稱二

三易顔之推家訓曰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講三也

患才多見上文章二

為文教吾將以為文教

吳均體

徐庾體

吳富體俱見上

吳蔡體元史傳曰蔡松年文詞清麗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有集行于世

永明體見上

元和體唐書傳曰元稹尤長於詩與白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宮中呼元才子

舍人樣又曰徐堅屬文典厚楊再思每目為鳳閣舍人樣

臺閣體楊士奇見上

禮部格蘇舜欽哀穆伯長文曰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為禮部格

翰林體明詩紀事曰黃輝字平倩南充人異時館課皆沿襲格套人目為翰林體及王李之學盛行則詞林又改而從之天下皆謂翰林無文平倩入館乃刻意

為古文傑然自異

唐一篇 朱子曰孟子而後只有原道一篇　宋四篇 劉子澄曰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名唐二名宋五 吴淑貢仲章文集序曰理到氣昌意精詞達如星槃雲爛風行水流名於唐者二名於宋者五而已

原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左傳云子西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會衆彩以成錦繡集衆字以成辭義 釋名云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

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漢書云宣帝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游獵所幸宮館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

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說耳目詞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

宏邈淫豔非碑誄之施豔直踊實非詩賦之用 抱朴子

縱橫有義反復成章 摯虞文章流別論云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復成章

炳若縟繡悽若繁弦 陸機文賦

小文猶寸錦 抱朴子曰小文雖巧猶之寸錦撮口口口之珍不得近盈尺之璧也

片言以居要 陸機文賦

若滄海之芥 抱朴子云世謂王充一代英偉漢興以來未有充比若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之枯枝若滄海之流芥有未易為貶者

若江漢之潢 又云吾見二陸之文猶元圃積玉方之他人若江漢之潢及其精處妙絕漢魏

之人也

屈原優游按衍　相如窮侈極妙魏文帝典論云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游按衍屈原之尚也浮沉漂淫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意未能及

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張瞻注揚雄劇秦美新論云云

孔璋不閑詞賦詳初學記

伯喈長於為碑李克起居戒云中世蔡伯喈長於為碑以上北堂書鈔

文王脩文文王伐崇三句不降退脩文德因壘而降

武王偃武武王克商乃偃武脩文

不在茲乎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謂之文也孔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文辭何為子朝於景王之命文

辭何為云 兩都賦理勝其辭 三都賦文過其意陸逵三都賦序 子太叔美秀而文 晉公子文而有禮 文足昭也 辭之輯矣以上白帖 增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文心雕龍曰若稟經而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煑海而為鹽也 摛詞期之聲悅發議必在芬香北齊祖弘勲與陽休之書曰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徒敝精神於立墳盡心力於河漢摛詞期之聲悅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 高文典冊用相如飛書走檄用枚臯西京雜記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走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刻石銘座者取崔蔡論都

及政者宗班固崔祐甫穆氏四子講藝記曰欲以文經邦者宜貫董欲以文動衆者宜揚馬刻石銘座云云整揚馬之牙陣聳曹劉之氣骨陸希聲李觀文集序曰雖緜遠窮幽濃腴䏰巖箄酣興健宛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牙陣聳曹劉之氣骨撥顏謝之物色然未嘗不撥斷治本緪幅道義鉤深於經史觗繫乎理化也舒顏謝之物色謌何劉之婉雅姚鉉文粹自序曰至於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滋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燄聳潘陸之風格舒顏謝之物色謌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鼓而篇翰可觀山林草野之文朝廷臺閣之文吳處厚青箱雜記曰文章有二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槀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

韓休蘇頲集序云云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梁肅補闕李君集序云云八紘馳騁於思緒萬象出沒於毫端楊炯王勃集序云云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宇文道庾信集序云云斥沈思於宇外撫流景於目前王世貞藝苑卮言云云夢神龜李商隱為崔從事寄彭城公啓曰郭璞神龜每通於夢想夢金龜潛確類書曰劉贊夢呑金龜文思大進夢呑珠又謝諤兒時夢呑珠六十顆及長善為詩夢青鏤管紀少瑜見上夢丹漆器劉勰見上夢遺墨酉陽雜俎曰王勃夢人遺以墨盈袖自是文章日進夢裁錦文章祺候曰蕭穎士少夢有人授紈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裁錦因此文思大進夢五

色筆　鍾嶸詩品曰江淹夢人授以五色筆由是文藻日麗後宿冶亭夢一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公處多年可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絶無美句時謂之才盡

夢五色雲　南唐野史曰張迴少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因取一團吞之遂精於詩

夢紫文鳥　唐書傳曰張鷟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茲兒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登第蘇味道見其所對稱天下無雙員半千數為公卿稱贊鷟文詞猶青錢萬選時號鷟青錢學士

夢五色翼　元史傳曰燕公楠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遂生公楠十歲能屬文

夢筆生花　天寶遺事曰李白少時夢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夢仙贈墨　明詩紀事曰唐寅字伯虎吳縣人少嘗乞夢九鯉仙夢贈墨一丸自是文思並進

夢異鵲集庭　唐書

傳曰崔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鵲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為占曰五月為火火主離離為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及長强記美文章高孝基曰崔生才冨為一時冠

夢瑞芝庭門 鄭濟華川王褘行狀曰前公生之夕山長公夢五色芝庭門楣翌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

夢沙石成籀文 見上文章二

夢筆花如菡萏 見上文章二

敏捷

駐馬書鞭 魏文帝臨渦賦序云余從上拜墳墓遵渭水徜徉乎高樹下駐馬書鞭為臨渦賦

駐馬書文 曹植酈生序頌曰余道經酈生之墓聊駐馬書此文於其碑側

書檄應命立成 晉孫惠事詳下檄四

露布手不暫停 世說曰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

利

下筆即成晉應詹事詳下檄四

出口為論魏志云曹植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常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

操翰成章先賢行狀曰絲幹清元體道六行脩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

筆不停綴禰衡鸚鵡賦序云時黃祖太子射賔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以上北堂書鈔

注水箭唐書傳曰陸扆為中書舍人工屬詞敏速如注射言如注水射箭之疾也

下水船摭言曰朱梁時姚泊為學士梁祖問及裴延裕曰卿頗知其人思敏泊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帝曰卿便是上水船泊甚慙

應詔成賦文心雕龍神思篇曰枚皐應詔而成賦淮南崇朝而賦騷

擊鉢

成詩南史傳曰蕭文琰丘令楷江洪並以文學稱竟陵王子良嘗刻燭一寸為詩四韻文琰曰燒一寸燭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擊銅鉢響滅而詩成

二刻便成梁書傳曰到溉字茂灌時高祖宴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溉為二百字二刻便成其文甚美

一夜便就周書傳曰宗懍字元標梁元帝鎮荊州令兼記室嘗夕被詔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帝歎美之

五吏分占唐書傳曰王勮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注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勮名五吏執筆各占其詞粲然皆畢人人歎服

七吏分授又曰岑文本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皆師古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吏六七人泚筆分口占授咸無遺意

思如湧泉韓休蘓頲文集序曰若乃天章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湧泉

辨

如懸河　范傳正李太白墓碑曰天寶初名見於金鑾殿草荅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

優於七步　唐書傳曰柳公權字誠懸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仲春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廹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令再賦復無留思帝大悦曰子建七步爾乃三馬

不待八乂　楊基梁園飲酒歌曰五齡琢句對虛實聯青儷黃配奇偶客來當坐賦短章四韻不待八乂手

駕天高浪　昌黎詩曰崔侯為文苦敏捷高浪駕天輸不盡

立地書廚　宋史傳曰吳時敏於為文未嘗屬草學者目之曰立地書廚

書吏腕脫　唐書傳曰蘇頲明皇平內難書詔填委頲在太極殿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曰句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

聽者耳駭　獨孤及李華中集序曰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述作則筆端風生聽

者耳駊

下筆立成便得事理陳書傳曰顏晃字元明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頌詞義該典高祖甚奇之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雅有氣質

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又曰陸從典字由儀八歲讀沈約集見廻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援筆立成理趣不凡唐書傳曰孫逖幼有文名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立成理趣不凡日用駊歎因與成交

援筆立成思致清麗金史傳曰胡礪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為軍士所掠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麗

飛書之急馬上立成席豫楊宣墓碑曰授嶲州臺登縣尉叙南節度使益府長史韋抗奏公為管書記飛書之急馬上立成

白刃之中搦管即成唐書傳曰令狐楚為

太原掌書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軍中洶洶將有急變中夜忽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遽令之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

如書他人之辭 柳開補亡先生傳曰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豪如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

他人疾書不過 劉定之雜志曰李翺謂退之下筆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敏亦至矣

歎賞原文若雕龍 見上文章三

文猶積玉 抱朴子云陸機之文猶玄圃積玉

文艷春蘭 傅咸襄邑侯誄云言研其幾文艷春蘭

文譬春華 石崇贈歐陽建詩云文藻譬春華談話如芳蘭

辭藻星布 左太沖七諷

妙句如雲 仲長統昌言云英才如雨妙句如雲

摛藻揚輝 劉珍贊賈逵詩曰摛藻揚輝如山如雲世有令聞以迄於君

敷藻雲浮潘尼贈潘岳詩云華茂九春實繁三秋馳思泉湧敷藻雲浮云云

逸藻波騰傅咸答曹志書云英氣泉湧逸藻雲騰又潘尼侍中銘云雅論弘博逸藻波騰

彤管雨散成公綏集云寶翰雷流彤管雨散

華若望春曹植長樂觀畫贊云妙哉平安才巧若神辭賦之作華若望春

文如瀉水世說云王長史問孫興公曰郭子元定何如孫曰詞致清雅奕奕有餘吐章成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文雅縱橫飛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横飛小臣信頑魯僶俛安能追

散禮風雲起劉楨詩

桓譚絕才東觀漢記云桓譚能文有絕才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非誹哀平間位不過郎

阮籍神筆魏志云魏封晉文王為晉公備禮九

錫文王讓不受鄭沖馳遣使從阮籍求其文籍其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作書無所點定時人以爲神筆

聖謨洋洋 尚書伊訓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書記翩翩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高義屬青雲 劉公幹贈徐幹詩猥蒙惠咳唾旣以大雅聲高義屬青雲灼灼爍華星

高諭逞元妙 朱德樾贈傅氏詩曰猗猗彼君子道逞集華堂高諭逞元妙彈筆描文章

歎意不可及 傅咸別傳云咸少屬文不貴詞人之賦潁川庾純嘗歎曰傅長虞之文意不可及也

歎不與同時 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武帝嘗讀子虛賦而歎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凌前邈後 傅元七謨云陳思王七啟劉氏七華乃凌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

難與並驅 抱朴子云友人滕永叔問我嵇君道何如人也余答曰一代之偉器難與並驅

也張載稱為妙賦詳賦杜篤誄辭最高詳誄讀陳琳之書翕然愈疾見下檄二讀二陸之文恐其卷盡抱朴子云嵇君道曰每讀二陸之文未嘗廢書而恐卷盡得見此人死不恨矣史記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其人安在吾欲擢之嵇康集云康著遊山九吟魏文帝異其文詞問左右曰斯人安在吾欲擢之遂起家為潯陽長含玉吐金爛然成章傅元矯情賦序曰我太宗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賦又命陳齊諸臣作箴皆含玉吐金爛然成章金聲玉振飛影摛光傅元云灼以揚其藻斐以

敷其豔王叔師云屈原宋玉枚乘相如王襃揚雄班固傅毅灼以揚其藻斐以敷其豔　文彩

巨麗慰喻綢繆吳質答東阿王書云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彩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　終賈杜口揚班韜翰潘尼贈潘岳詩　筆下摛藻席上

敷珍潘岳講漢書詩詳史　發言可詠下筆成篇曹植王仲宣誄云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奕惟賢　摛文潤世宣論

篤俗左太冲七諷　元思泉湧筆翰雲生潘岳庾尚書誄　沈思淵

洞逸藻雲浮鄭豐贈陸士龍詩　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

厲忼慨摯虞文章流别論云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麗忼慨應間之綢繆契

淵郁郁彬彬靡有不長馬矣

七依之卓轢一致七辨之纒緜精巧 傅元七謨序云若七依之卓轢一致七辨之纒緜精巧七啟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仲宣獨步於漢南　孔璋鷹揚於河朔　偉長擅名於青土　公幹振藻於海隅 陳思王與楊德祖書云云 以上北堂書鈔

增小東坡 宋史傳曰趙逵文章似蘇軾故稱為小東坡

小韓子 明方孝孺見上

乃逢於君 南史傳曰沈約見王筠文歎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俱盡不惟疲暮乃逢於君

令復得子 白居易見上

日下無雙 梁書傳曰伏挺字士標為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賞歎曰此子日下無雙

天下無雙 張騖見文章注

一代

詞宗 任昉見上

一代文宗 馬祖常元明善神道碑曰其文出入於秦漢之間蔚乎其華敷鏘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為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

後來獨秀 南史傳曰王筠嘗以詩贈沈約約報書歎詠又嘗為筠叔志曰賢子弟文章之美可為後來獨秀

後來之英 唐書傳曰徐浩有文辭張說薦為集賢校理見喜雨五色鵠賦咨嗟曰後來之英也

文中鳴鳳 文心雕龍曰翬翟備色而翔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無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若藻耀而高翔固文中之鳴鳳也

文中騏驥 石介贈張績禹功詩曰吾宋興國末文人如櫛比黃州才專勝漢公氣全粹晦之號絕摩平地走虎兕謂之雖駮雜亦文中騏驥

辭鋒犀利 唐書傳曰令狐楚辭鋒犀利絕人遠甚

波瀾

老成杜甫詩曰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

得中和氣唐書傳曰許景先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歎曰是宜付太史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説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峰急流然辭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有老成風盧藏用陳子昂集序曰漢興二百年賈誼司馬遷為之冠冕文章禮樂有老成人之風

文苑羽儀駱賓王集曰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

國風哲匠顏真卿孫逖文集序曰洵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

輦金如山劉禹錫祭韓吏部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

謁文成市見文章二

錢稱萬選張鷟見上

篇易一金唐書傳曰白居易最工詩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偽者輒能辨之

文陣雄帥南部煙花記曰張九齡嘗覽蘇廷碩文謂

同列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真文陣雄帥也　**文章司命**　李泰伯文集曰韓退之文章司命

文章老宿　李嶠見上　**文章宗祖**　宋史傳曰蘇軾高宗以其文置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祖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　**筆能扛鼎**　韓愈詩曰文章日娛戲金石相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獨能扛　**筆可回牛**　黃庭堅與秦少游詩曰東南淮海維揚州國士無雙秦少游欲攀天閶無九虎但有筆力回萬牛　**稱為李北海**　唐書傳曰李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稱李北海　**必曰穆參軍**　穆脩見上　**歎今之伯喈**　梁書傳曰陸雲公字子龍製泰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嘆曰今之伯喈也　**歎後來王粲**　唐書傳曰蘇晉數歲知為文作

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祕書少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

歎江左以來未有 南史傳曰顧協字正體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

歎郊居以後無此 梁書傳曰劉杳字士深著林庭賦王僧辯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

歎三都為之作序 世說曰左思作三都賦請序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序於是相訾者莫不斂衽贊述之

歎汜池為之延譽 晉書傳曰張載為汜池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竟日為之延譽遂知名

歎謫仙人 李白見上

歎王佐器 宋史傳曰楊億見王曾賦嗟歎曰乃王佐器也

歎賦帝京篇 唐書傳曰李百藥七歲能屬文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

歎賦龍虎臺 元史傳曰馬祖

常文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尤被歎賞謂中原碩儒惟祖常云

歎不在弟子之列宋史傳曰劉顏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

歎不與李翺上下歐陽脩讀李翺文曰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

一文一詠雲輒嗟賞梁書傳曰何遜字仲言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稱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合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

每有一作屢加賞進李貽孫歐陽詹文集序曰故相常袞來為閩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推拔於寒素中至之日比君為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

是子且有海內名唐書傳曰李乂工屬文中書令薛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

異日必得名天下

宋史傳曰脣偃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為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殘膏賸馥霑溉後人注見上文章二筆端膚寸膏潤天下劉禹錫云數十年後無斯文蘇軾凫繹先生詩集序曰先君適京師歸以魯人凫繹先生詩文十數篇示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二百年來無此作歐陽修梅聖俞墓志曰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曰二百年來無此作矣契丹高麗皆傳其文宋史傳曰范鎮學本六經不為釋老申韓之説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殊方異域咸慕其名元史傳曰范梈為文章善敘事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朝廷大典冊及元勲茂德當代銘辭必以命焉殊方異域咸慕其名家傳墓版得請者以為榮獨孤及李華中集序曰吳之士得其文莫不以為榮

君子撰家傳修墓版及郡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齎貨幣帛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子孫以為榮

武夫悍卒得知其文為重貝瓊楊鐵崖傳曰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其文為重

新羅傳黑水碑唐書傳曰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

日本購潛溪集樓璉潛溪續文粹序曰海外殊絶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必問公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於其境內

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難出無聲之境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云云

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辭源河海無息肩之地楊炯王勃集序云云

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李漢韓昌黎文集序曰汗

漫卓躒渝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濩發

文章五

增詩唐錢起美楊侍郎清文見示詩曰層峰與清流逸勢競奔馳清文不出户彷像皆在目霧雪看满懷蘭荃坐盈掬狐光碧潭月一片崑崙玉初見歌陽春韶光變枯木再見吟白雪便覺雲肅肅則知造化源方寸能展縮　孟郊酬友人見寄新文詩曰白日照清水淺深無隱姿君子業高文懷抱多正思砥行碧山石結交青松

枝碧山無轉移青松難傾移落落出俗韻琅琅大雅詞自非隋氏掌明月安能持千里不可到一返無近期如何非意中良覿忽在兹道語必踈澹儒風易凌遲願存貞堅節勿為霜霰欺

原賦晉陸機文賦曰余每觀文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

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凌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晳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

探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緣波而討源或妥帖而易施或齟齬而不安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霈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之森森粲風飛而飈豎鬱雲起乎翰林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

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詞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曁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或仰偪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

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爛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媸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

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太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嘆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槖籥之罔窮與

天地乎並育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影滅行猶響起思風發乎胷臆言泉流于脣齒紛葳蕤以駁遝惟豪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而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增訓明王禕文訓曰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黄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倀倀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於兹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煙霞卷舒風霆鼓盪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岳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敷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瑰人

晙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葢自孔氏以來兹道大闡家脩人勵致力於斯其間𨀘明究曛疲敝歲月刓精竭思耗費簡劄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仰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為然而躑躅而不進𠜊𢿎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殁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籙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子豈嘗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為物貴適時好槩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

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擒穠纖崢嵘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姸珠璣溢縅膾炙滿篇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為詞曲爭嫩競豔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閑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盼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妙韻於沉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欣悲歎莫不假是以託

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為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為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為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益增經衍為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古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辨斡天機而生説其賦則句練字戞音聚韻軋藻秀春擷花豔晴掇校妍醜於錙銖品

抑揚於毫髪他若宏詞制舉大科别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若賈勇詞場角雄藝闈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轂則遂圜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膴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兹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

特干禄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鐘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於麗牲懸綷之碑或鑱於封嶽磨崖之辟莫不炫燿崇勲烜焯茂徳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值爾其雄奥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攙摭馬班凌儗蔡陳蹂躪韓柳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鏗鏗鏘鏘衮章黼紋炳炳煒煒繽繽紜紜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

呂張正音諧韶濩夔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褰幽閟以之而著宣逖遠以之而緜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此其為文也不幾于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謁為王言渙為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凌厲蓬孛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

或行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槖籥陰陽黼黻萬化轇轕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敕戒則吐皇漢之華治戎則揚洊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慼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廣夏陶鎔乎帝王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

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為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于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汚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姦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凡一代之本末皆藏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

萬事之理智足以窮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
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
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
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及乎蔚宗陳壽之流則遂肆意
妄寒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駮以偏破碎其大體
而辭謭以纖況乎范陳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
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為之者亦必天下之
才然後勝其任玆其所為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為文

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為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末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為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户分門立言以為文是故管夷吾氏以覇略為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為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為文列禦寇氏以黄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生死之變

為文愼到氏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為文鬼谷氏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為縱横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兵形軍埶圖國料敵為文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静出入經道為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

而殊途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

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為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為文不亦可以為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輾然而驚喟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

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為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令予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愈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增賛宋孫何文賛曰堯制舜度綿今亘古周作孔述炳
星灼日是曰六經為世權衡萬象森羅五常混并游夏
之徒得粗喜精空傳其道無所發明後賢誰嗣惟軻及
卿仁門義奧我有典型聖人觀之猶足化成鼒侯劉帝
屈指西京仲舒賈誼名實絶異相如子長才智非常較
其工拙互有否臧揚雄欻馬刷翼孤翔可師數子擅文
之場東漢而下寂無雄覇亹亹建安格力猶完當塗之
後文失其官家懷往迹户掠陳言陵夷怠惰至於江左

輕淺淫麗迭相唱和聖心經體盡墜於地千詞一語萬
指一意縫煙綴雲圖山畫水駢枝儷葉顛首倒尾治亂
莫分興亡不紀齊傾梁絶陳傾隋圮奕奕李唐木鐸再
揚文之紀綱斷而更紐鉅手魁手磊落相望凌轢百代
直趨三王續典紹謨韓領其徒還雅歸頌杜統其衆土
德既衰文復喧卑制誥之俗儕於四六風什之訛鄭於
謳歌懷經囊史孰過頹波出入五代兵戈不稱天祐斯
文啟我大君蒲帛詔聘鴻碩紛綸邪返而正漓澄而醇

凡百儒林宜師帝心語思其工意思其深勿聽淫哇喪其雅音勿視彩飾亡其正色力樹古風坐臻皇極無俾唐文獨稱往昔賤臣司箴歌告執事

增書唐裴度寄李翱書曰文之異者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者在神氣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

又曰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微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殷周之際聖賢相遇其文

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得而傳也　宋蘇轍上韓太尉書曰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　張耒答李推官書曰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決水於江河淮海順而行之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吕梁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蛟龍魚鼈噴薄出没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涸下滿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只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理道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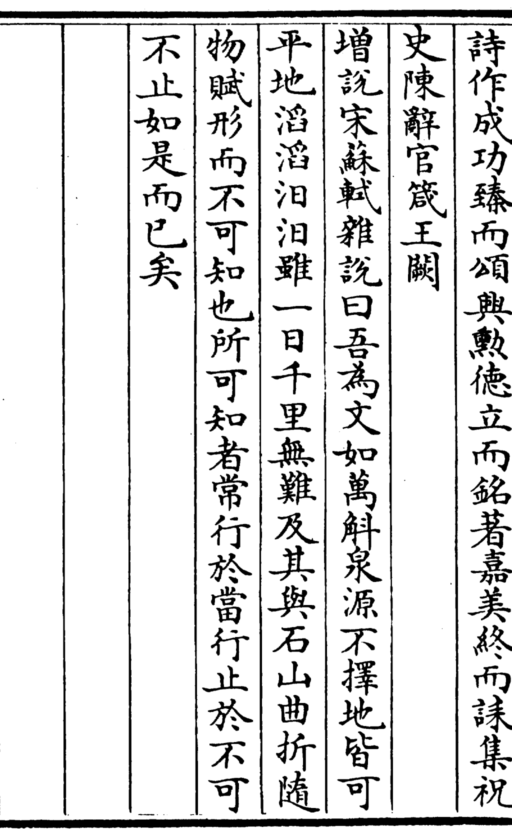
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方希古與趙伯欽書曰近世之文辭所以不古若者以文辭為業而不知道術令有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則不過泉石樹木禽獸蟲魚之狀而已比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之文辭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　朱夏答程伯大論文書曰古之為文非有意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

而為濤含之而為漪蹙之而為縠澄之而為練激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文也獨不然乎纖者濃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彼昧於此者三年而刻楮

增序唐劉禹錫吕溫文集序云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為雋人其色潋灩於顏閒其聲發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　元吴澂別趙子昂序曰為文而欲為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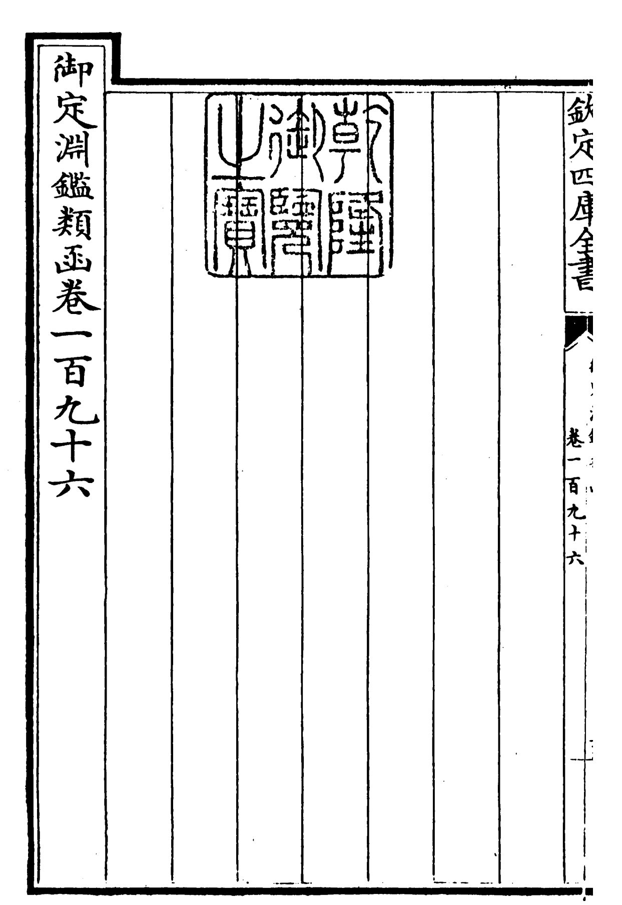
明楊守陳誠意伯劉基集序曰發之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大海浩漾中蓄蚪螭鯤鱏黿鼉之屬觀者駭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粱帛　屠隆漢魏叢書序曰羲農太古其文則隱周孔神聖其文則經顏曾溫溫其文粹美子輿巖巖其文高雋莊列超曠其文洸洋靈均忠憤其文悽怨左氏贍博其文華瞻

增論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



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勲德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

增說宋蘇軾雜說曰吾為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當行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六